

# Bachman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演进发展： 理论阐释与应用路径\*

董曼霞<sup>1</sup> 贾 蕃<sup>2</sup>

提要：语言能力观决定外语教育的路径与方向。作为影响广泛的语言能力观，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已经成为国内外语言力量表开发、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着重阐述 Bachman & Palmer(2010)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划分了非交互式与交互式模式，整合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二元框架，推动了应用语言学向社会认知范式转型。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该模型在外语测评、教材开发和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路径，以提升语言能力模型对我国外语教育实践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演进；外语测试；外语教育

**Abstract:** Views of language competence determine the paths and direc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significantly influential linguistic competence framework,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CLA) model has served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and formulat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worldwid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at the CLA model proposed by Bachman & Palmer (2010) features dual-mode categorization (non-interactive and interactive), and integrates the dual framework of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use, thereby advancing the paradigm shift in applied linguistics toward sociocognitive approache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A model to 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aiming to enhance the facilitating roles of language competence model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model evolution; language assessmen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12(2025)03-0072-08

## 1. 引言

交际语言能力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至今已经历了 50 余年的发展，其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Bachman 为首创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成为语言测试界最具代表性的模型之一 (Bachman 1990; Bachman & Palmer 1996, 2010)。该语言能力模型是对语言能力构念描述较为全面且影响深远的模型(李清华, 孔文 2001)，为国内外诸多大规模语言考试(如雅思、托福、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和语言力量表(如《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对 Bachman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探讨多集中于早期的 1990 年版、1996 年版(李清华, 孔文 2001)，针对 2010 年版模型构成、理论创新及实际应用的系统研究欠缺(柳明明 2016)。鉴于此，本文聚焦 Bachman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理论阐释与应用路径分析，推动交际语言测试理论发展，并为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启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认知神经科学与实验认知心理学方法的英语阅读测试效度研究”(编号 18XYY4)的成果之一。衷心感谢《外语界》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贾蕃为通讯作者(jiafanfanjia@163.com)。

## 2.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演进发展

Bachman(1990) 基于早期交际能力探索(如 Hymes 1972; Canale & Swain 1980) 提出了交际语言使用中的交际能力成分模型, 在应用语言学从结构主义为主导的测试理论向交际语言测试转型的关键期呼应了外语教学的交际教学法转向。根据该模型, 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知识和世界知识影响其策略能力, 策略能力影响心理生理机制, 心理生理机制又反向影响策略使用, 并且心理生理机制与语言使用情境特征相互影响。然而, Bachman(1990)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忽视了策略能力反过来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知识和世界知识的加工, 未能凸显使用者个体特征因素在交际语言使用中的角色地位, 并且没有体现情境因素与策略能力、语言知识、世界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Bachman & Palmer(1996) 对 Bachman(1990)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语言使用与测试表现成分模型。该模型强调语言使用者特征成分, 具体包括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话题知识(topic knowledge)、个人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策略能力(strategic ability) 并且描述了语言使用者特征的相互关系, 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特征与语言使用或测试情境特征的交互关系。与 Bachman(1990) 的模型相比, 该模型增加了个人特征, 将世界知识具化为话题知识, 将心理生理机制明确为情感因素, 凸显了策略能力在语言使用中的核心地位, 展现了策略能力与话题知识、语言知识、个人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情感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而且将情境因素拓展为语言使用和测试任务特征与情境。需要说明的是, Bachman(1990) 模型、Bachman & Palmer(1996) 模型中的策略能力为元认知策略, 具体是指通过调节认知过程(如评估情境、设定目标、规划) 获得可使用资源以实现交际目标, 没有考虑到其他策略(如认知策略) 在语言使用和测试任务表现中的作用。Purpura(1999) 指出, Bachman & Palmer(1996) 的策略能力概念不应局限于元认知策略, 因为个体使用目标语时既使用元认知策略, 也激发认知、情感和社会策略。此外, Bachman & Palmer(1996) 的模型也未区分语言使用的交际情境。

随着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Bachman & Palmer(2010) 进一步修正了 Bachman & Palmer(1996)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 将实施、执行元认知策略计划时使用的具体策略即认知策略纳入模型, 分别描述了非交互式(non-reciprocal) 情境和交互式情境下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该模型阐释了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本质。语言使用是个体对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表现为非交互式语言使用模型(见图1), 只涉及一个语言使用者, 在语言使用情境下没有与其他语言使用者互动的情形。语言使用也指情境中两人或多人的意义动态协商, 表现为交互式语言使用模型(见图2), 反映两个以上语言使用者实现交际互动意图的过程。由此可见, 两种语言使用都无法脱离语言交际的互动本质。相比之前的模型, Bachman & Palmer(2010)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增加了认知策略, 还考虑了真实语言使用中的非交互式和交互式情境, 将个人特征修改为个人特质(personal attributes), 把话题知识、语言知识、个人特质、策略能力和认知策略五个成分统一描述为个体特质(attributes of the individual), 情感(affect) 明确为情感图示(affective schemata) 将语言使用或测试任务与情境特征修正为语言使用任务及情境特征。Bachman & Palmer(2010)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反映了交际语言能力的具体组成要素, 强调了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凸显了情境因素、个人特质、策略能力、情感因素在语言使用中的地位, 是迄今为止较为成熟、适用范围广、操作性强的指导语言教学和测试实践的语言能力模型(董曼霞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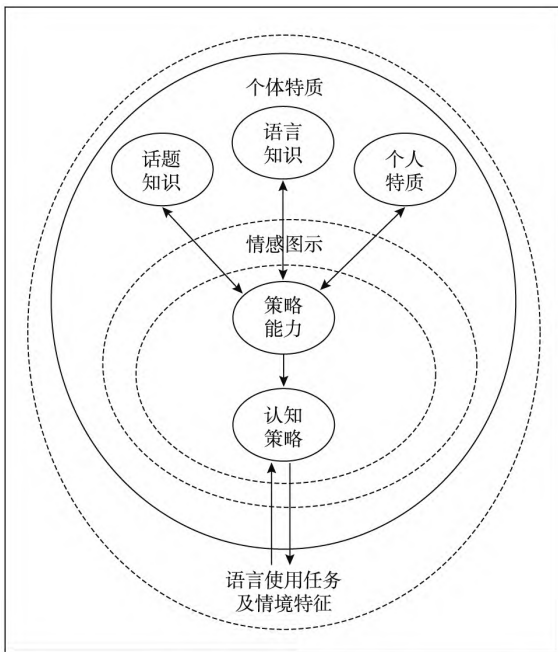


图 1 非交互式语言使用模型  
( Bachman & Palmer 2010: 36)

需指出的是 ,Bachman & Palmer( 2010) 模型的部分细节有待商榷和完善。例如 ,模型图中虚线和实线未得到详细阐释 ,实线是否表示客观 ,虚线是否代表可能存在的推测仍需论证。作为交际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感图式与其他相关成分的区别性特征需要进一步明晰 ,情感图式的中介调节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尤其是语言使用者完成复杂任务时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会共同作用促成任务的完成( 如 Purpura 1999; Zhang *et al.* 2014) 。然而 ,模型中策略能力( 元认知策略) 和认知策略彼此独立 ,策略能力单向影响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不影响策略能力 ,两者的关系尚需修正。

### 3.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理论创新与应用现状

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 ,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已发展成为系统性语言能力模型体系。Bachman & Palmer( 2010) 的模型是交际语言能力理论范式的代表 ,主要体现在以下创新。

第一 ,整合语言能力( competence) 与语言使用( performance) 二元框架。以往研究通常将能力潜质与能力表现割裂 ,而 Bachman & Palmer( 2010) 的模型建立语言行为与潜在能力的因果链条 ,提出了一种动态语言能力理论视角。该理论模型认为语言能力不是静态知识储备 ,而是情境适配的认知过程 ,强调语言能力是语言使用的基础 ,需通过具体任务和表现得以外显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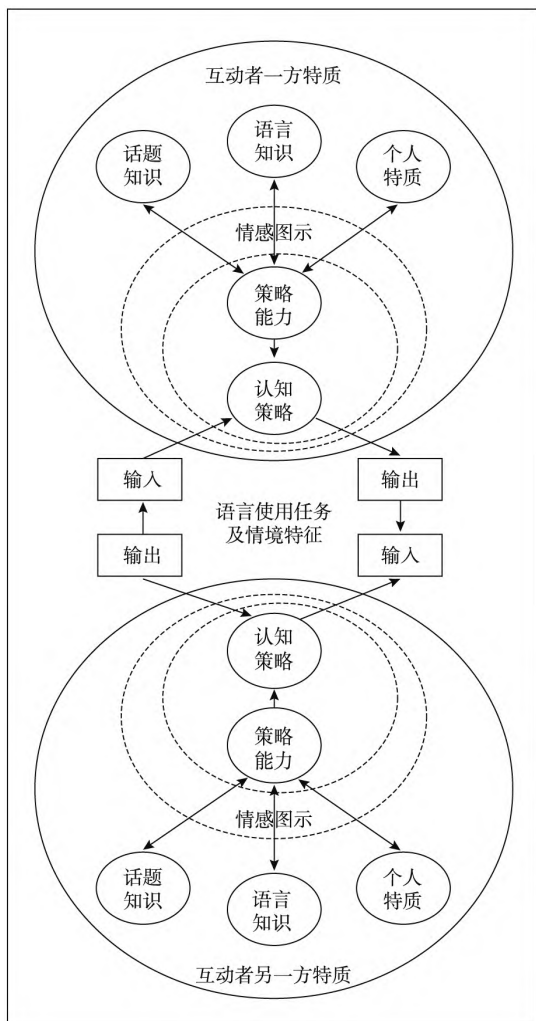


图 2 交互式语言使用模型  
( Bachman & Palmer 2010: 38)

述(朱正才等 2021)。语言使用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语言能力、任务需求、语境因素和个人特质的交互,具有目的导向性(goal-directedness)、语境依赖性(context-embeddedness)、动态交互性(co-constructedness)及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等属性。

第二,将认知策略(如推理、监控)、情感图示(如焦虑调节)与社会文化变量(如互动双方的权力关系、个人身份认同)整合为动态交互系统。该模型批判传统离散语言测试的“去语境化”缺陷(如传统完形填空的测试任务脱离真实语境),突破了结构主义将语言能力简化为离散知识点的局限,将话语生成、理解过程与社会文化变量纳入统一框架。

第三,推动应用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向社会认知范式转型。该模型的贡献在于将语言评估从测量工具转变为社会实践活动理论视角,重构了主体性内涵,赋予语言评估更多的社会关联性。例如,测试参与者(包括考生和考官)被重新定义为具有社会文化背景的能动主体,而不仅仅是能力的载体。此外,该模型注重过程导向,强调测试实施不仅是能力评估的手段,也会对社会环境和参与者产生实际影响(McNamara 2000)。

第四,划分非交互式和交互式模型,符合真实交际的复杂特征。非交互式模型主要关注单向信息处理过程(如阅读公告),反映了语言接收的程式化特征(Taylor 2011)。交互式模型则强调动态意义协商(包括对话、即时通信等),体现了实时反馈、话轮转换等交际的关键特征(Canale & Swain 1980)。这种划分突破了传统线性语言能力观的局限,通过引入真实交际中的多模态输入与输出(如文字、语音、视觉)、异步性(如邮件交流)和认知资源的动态调配等非线性特征,使得模型更符合数字化时代多元化交际需求。

纵观现有文献,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 Bachman(1990)的基础框架和 Bachman & Palmer(1996)的修订版本(Kongsuwannakul 2022;李光敏,曾用强 2011)。然而,作为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新发展,更具解释力和实践价值的 Bachman & Palmer(2010)模型并未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模型对测试任务构念进行界定或建立语言能力框架(如韩宝成,张允 2015;柳明明 2016),鲜有涉及外语教材开发、教学实践中的模型应用。

#### 4.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

为推动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在外语教育实践中的科学应用,笔者重点探讨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在外语测评、教材开发、外语教学等外语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以期促进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验证完善和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发展。

##### 4.1 外语测评

Bachman & Palmer(2010)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理念已融入国际大规模语言测试开发实践。例如,托福阅读部分要求考生理解和分析不同类型的学术和非学术文本,将语言测试任务与使用情境进行连接,旨在考查不同场景的知识和策略应用能力。国内有些语言测试声称依据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开发研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测量目标,实际上仍存在交际情境缺乏、任务设计不够合理等问题(韩宝成,梁海英 2021)。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理念可用于我国外语测评的以下环节。

任务设计上,采用综合性语言测试任务,完善对学生语言能力的评估和反馈。Bachman & Palmer(2010)的模型强调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重视交际情境、个人特质、情感图示及策略能力等因素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基于该模型的测试设计可采用包含两种及以上技能或成分的综合性或复合性任务,如听后概要、读后续写、读后述评等题型,以更全面检测学生的综合语言

能力。Knoch & Sitajalabhorn(2013)认为考生在有效处理各类输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语言产出,可反映考生在多种语言能力作用下的综合表现。杨莉芳(2018)也指出借助多种形式的内容测试和多个评估维度,综合性语言测试能更准确地反映被试者语言水平,避免了单一测试形式可能存在的主观偏差。目前主流语言测试均强调构念界定的融合视角。当然,综合性语言测试不是单个语言技能的简单累加,而是真实语言使用活动的“缩影”,具体需根据交际领域(如学术、职场)调整任务类型和评估标准。人工智能时代,机考可充分模拟交际互动,因此可考虑将计算机和考生作为交互双方,进一步提升综合性语言测试的交互性。

分数解释上,引入非标准化评估,促进分数解释报告的个性化。目前我国的测试分数报告相对简单,以提供标准化分数为主,较难充分解释考生的实际能力。Morrow(2012)曾指出,交际型测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过于强调量化分数。考生的量化分数可能相同,但分数背后的个人特质通常具有差异性,因此 Bachman & Palmer(2010)将个人特质纳入测试考查的重要范畴。再者,国内现有测试分数报告单大多按照听、说、读、写等进行分项能力描述,所涉能力仅是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一部分。未来外语测评可更加灵活,允许考生在一定范围内展现个性化的语言能力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注重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强调语言在实际沟通中的有效运用。因此,测评分数的解释应考虑被评估者能否在实际场景中有效运用所学语言,而不是掌握一定语法和词汇知识。换言之,外语测试应依据 Bachman & Palmer(2010)的模型构建有意义的分数解释和诊断报告,全面解释考生的语言使用能力。一方面,分项解释学习者具备的语言能力、策略能力等,成绩报告便于教师、学习者、用人单位等测试利益相关者理解。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测试分数对教学的积极反拨作用(贾蕃等 2022)。依据分数解释,教师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学习者可诊断自身问题,挑选合适的学习材料,明确语言教学和学习方向。

#### 4.2 教材开发

教材是外语教学的基本依托,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中介工具。已有研究显示,部分外语教材编写缺乏理论指导,存在经验主义现象(贾蕃,刘俊玲 2024)。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可在语篇选择、练习设计、编排模式等方面优化外语教材开发。

语篇选择上,教材编者应更注重语篇的多模态特征,这在现代语言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Kress & van Leeuwen 2020)。传统教材主要使用非交互式语篇,缺乏真实实际场景中的模态联动,可能限制学习者在实际语境中的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贾蕃等 2024)。今后教材开发可结合话题和语篇特征,提升语篇的真实性和多样性。比如医疗主题教材中,可融入医患对话的副语言线索(如语气、手势),以提高学习者对真实交际的感知能力。教材因限于篇幅往往难以穷尽所有语境的语篇特征,教材编者可采用系统化的语篇开发路径,包括“需求分析→能力构念定义→语篇设计→效度验证→语篇改编”。例如,开发商务英语教材时,首先通过企业调研确定关键交际事件,明确相关能力构念。然后,基于调研数据设计教学语篇,并通过效度检验确保语篇匹配目标能力构念。最后,根据 AI 技术、编者等的分析结果,通过内容修改、增补或删减等方式优化语篇,使其符合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认知需求(贾蕃,马颖 2025)。这种路径不仅能够增强教材语篇的真实性和适用性,还能更好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

练习设计上,教材任务设计应包含“语境化线索”(contextualization cue)。传统的教材练习“去语境化”程度较高,相对忽视了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重要特质(如个人特质)。交际语言能力模型认为语言能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情境和目的而变化。在参考《欧洲语言共

同参考框架》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教材交际练习开发的维度和具体示例(见表1)。交际练习的开发可针对不同教学目标和教材类型,提升练习设置的多样性。需指出的是,练习任务设计无须涵盖所有交际维度,因为部分维度之间存在交叉。例如,教育领域通常决定了交际活动是交互、交际身份为教师和学生等。各交际维度可通过适当的“排列组合”增加交际的真实性,同时体现交际维度的多样性(如话题、意图),实现练习任务的多元化设计。

表1 交际练习开发的维度和示例

交际维度	示例
交际领域	个人、公众、职业、教育
交际活动	理解、表达、交互、中介
交际话题	商务、医疗、科技、旅游、文学、历史、政治、社会、军事
交际意图	描述、叙述、说明、指示、论述、互动
交际身份	儿童、学生、医疗患者、导游、科研工作者、教师
交际场景	正式(如学术会议、礼堂报告)、非正式(如朋友会面、超市购物)
交际方式	信函、邮件、短信、照片、海报、学术论文

编排模式上,教材开发者应以 Bachman & Palmer(2010)的真实世界语言使用情境理念为指导,而不停留于传统的按语言技能分册的编排模式(如语法知识点线性递进)。教材编者可采用“交际意图驱动”的编排主线。例如,请求模块包含“礼貌层级训练→文化语境适配→语言形式选择”,语法编排融入投诉信写作任务而非独立成章。教材编排还应转向基于真实场景的模块化设计,这也符合数智时代新形态教材的研发需求。教材编者可创建基于数字平台的虚拟实践场景(如跨境电商谈判的VR模拟系统、元宇宙模拟会议),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实践体系,实现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的协同设计(贾蕃,马颖2025)。

#### 4.3 外语教学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核心在于通过语境化能力整合实现真实交际目标。该模型强调语言教学中语言知识、策略能力与心理生理机制的动态协同,要求目标设定、课程设计和教学评估形成有机整体。

目标设定上,教师可在传统知识、能力、情感目标的基础上增设策略目标。Bachman & Palmer(2010)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明确将“策略能力”作为核心评估维度,强调语言能力需在真实语境中激活,推动教学目标从单一语言知识转向“语境化能力整合”。因此,教师需设计活动帮助学生发展语言使用策略,例如规划语言任务、评估语言输出,并根据反馈相应调整策略。以学术写作教学为例,除了讲授语法知识,教师还需培养学生的文献批判策略和认知负荷管理能力。教师可开展策略能力的显性教学(贾蕃,刘俊玲2024),例如设计包含文化身份表达的显性教学模块(如商务谈判中的面子策略),设置认知策略培养专题(如训练听力预测、推理等微技能),使用自我监控量表(如交际策略使用表)等。

课程设计上,笔者提出“交际目的—情境特征—语篇特征—能力要素”映射模型(见表2),支持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精细化实施,为课程模块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以商务谈判课程

为例,围绕“完成跨国销售任务”交际目的设计教学内容,通过模拟跨国贸易场景,使学生掌握销售谈判、价格协商、合同签订等实用技能。在情境特征维度,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职场交际要求教授跨文化沟通策略和冲突化解技巧,设计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商务情境模拟活动,帮助学生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务礼仪和禁忌。再者,商务谈判的语篇特征包括:(1)正式邮件/即时对话,需教授商务邮件的格式和写作技巧,以及即时通信的专业表达;(2)多模态交互,教师可结合文字、图表、视频等多种媒介培养学生的综合信息交流能力。最后,教师确定商务谈判能力要素培养途径,包括:(1)功能知识+话轮规划,教授谈判中的语言功能和对话推进策略;(2)发音控制,训练清晰、专业的发音,增强沟通效率、说服力等。

表 2 基于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课程设计示例

课程 维度	商务谈判	基础口语	英语听力
交际目的	完成跨国销售任务	社会关系维护	接受任务安排
情境特征	跨文化职场环境	朋友间给予建议	跨国电话会议
语篇特征	正式邮件/即时对话,多模态交互	自然停顿/非正式词汇	多口音交替/背景噪音
能力要素	功能知识+话轮规划 +发音控制	语法知识(情态动词使用) +策略能力(话轮转换)	语音辨识+话轮预测 +信息筛选

教学评估上,将交际意图达成度作为核心评估指标。对于影响交际效度的“概念性错误”(如英文法律文书中的条款混淆),教师需实施即时干预。对于“程序性错误”(如口语中的时态误用),教师可采用延迟反馈,通过建立个人中介语发展档案进行纵向追踪。又如,商务谈判教学中,教师在初期可允许学生使用“近似表达”(如用“long-term partner”而非“strategically”)以保障交际流畅,后期再通过元认知策略训练提升语言精准度。

### 5. 结语

本文回顾了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演讲发展过程,重点阐述了 Bachman & Palmer(2010)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理论内涵和创新拓展,探讨了其在外语测试、教材开发和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路径,以期推动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实践应用。

结合外语教育实际,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应用也面临不少挑战:(1)外语测试层面,交际语言能力模型涵盖的多维能力模型可能导致评分标准复杂化,实际应用中易出现信效度矛盾;(2)教材开发层面,交际语言能力还缺乏具象化、可操作模块,可能影响教材已有的成熟编写框架,需要研究者和教材开发者共同合作改进框架;(3)外语教学层面,基于西方教育理念的任务特征矩阵是否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语境有待验证。此外,数智时代人机交互日益频繁,测试对象(如 AI 辅助写作者)的边界逐渐模糊,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维度需相应拓展(如增加数字交互策略),以更为有效地推动外语测评理论、外语教育实践发展。

### 参 考 文 献

[1] 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Bachman L F & Palmer A S.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Useful Language Tes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Bachman L F & Palmer A S.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Developing Language Assessments and Justifying Their Use in the Real Worl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 [4] Canale M & Swain 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 1980 , 1( 1) : 1-47.
- [5] Hymes D H.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Pride J B & Holmes J ( eds.) . *Sociolinguistics: Selected Readings* [C]. Harmondsworth: Penguin , 1972. 269-293.
- [6] Knoch U & Sitajalabhorn W. A closer look at integrated writing tasks: Towards a more focused definition for assessment purposes [J]. *Assessing Writing* , 2013 , 18( 4) : 300-308.
- [7] Kongsuwannakul K. Relating a concordance-based cloze test to the model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A verbal protocol study [J].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 2022. <https://doi.org/10.1186/s40468-021-00151-4>.
- [8] Kress G &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London: Routledge , 2020.
- [9] McNamara T F.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10] Morrow K.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ing [A]. In Coombe C , Davidson P , O'Sullivan B & Stoyhoff S ( eds.) . *The Cambridge Guide to Second Language Assessmen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2. 140-146.
- [11] Purpura J E. *Learner Strategy Use and Performance on Language Tes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12] Taylor L. *Examining Speak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Assessing Second Language Speak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 [13] Zhang L , Goh C C M & Kunnan A J. Analysis of test takers' metacognitive and cognitive strategy use and EFL reading test performance: A multi-sample SEM approach [J].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 2014 , 11( 1) : 76-102.
- [14] 董曼霞. 经典与量子思维视角下语言能力观述评及其对外语测评的启示 [J]. *外国语文* , 2025 ( 1) : 140-147.
- [15] 韩宝成 梁海英. 我国基础教育外语考试存在的问题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 ( 1) : 38-45.
- [16] 韩宝成 张允. 高考英语测试目标和内容设置框架探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 3) : 426-436.
- [17] 贾蕃 冯钰涵 卢珊. 基于混合合法的英语专业教材语法内容编写研究 [J]. *外语教学* 2024 ( 2) : 65-70.
- [18] 贾蕃 孔瑜琦 易红. 大学校本英语水平考试对理工科学习者的反拨效应 [J]. *外语界* 2022 ( 2) : 56-62.
- [19] 贾蕃 刘俊玲. 面向思辨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教材编写: 问题与路径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 6) : 54-63.
- [20] 贾蕃 冯颖.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材编写中的应用 [J]. *外语研究* 2025 ( 2) : 55-61.
- [21] 李光敏 曾用强. 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的构念效度研究 [J]. *现代外语* 2011 ( 4) : 389-396.
- [22] 李清华 孔文. Bachman 交际测试理论述评 [J]. *外语教学* 2001 ( 6) : 62-66.
- [23] 柳明明. 英语听后口头复述任务构念研究 [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6 ( 2) : 17-22 31.
- [24] 杨莉芳. 融合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语言测试任务设计——以“国际人才英语考试”为例 [J]. *外语界* 2018 ( 2) : 49-56.
- [25] 朱正才 曹艺 张利东. 大学校本英语水平考试中的几个核心语言能力构念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 2021 ( 1) : 54-60.

作者单位: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